

语用预设 在文学语篇中的功能探究

卢佳, 戈玲玲^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语用预设策略作为一种动态的、不稳定的、复杂的语言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常有运用。文章主要论述了语用预设的经济性、衔接性、戏剧性及多维性,并分析证明了预设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中人物巧妙交谈、言外之意、技巧地传递信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 文学语篇; 语用预设; 经济性; 衔接性; 戏剧性; 多维性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2-0101-03

预设(presupposition)是每一个断言(assertion)中所有的简单或复杂的名词所指。20世纪60、70年代,预设被引进了语言学领域。语用预设能够解释传统的句子语法所难以解决的语篇和语境特征。因为预设的可取消性(defeasibility in discourse contexts),说话人能够很巧妙地设置一个预设,在不需要预设存在的情况下,又可以巧妙地取消其预设的存在。预设的可取消性一定程度上还在于它的合适性(appropriateness or felicity)和它的共知性(mutual knowledge or common ground)。

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作为试图消解语言学与文学研究沟壑的边缘学科,近十余年来得到较快发展。它认为,“任何不包括文学及其语境的交际研究或任何不包括交际资源的文学研究都是不完整的研究”^[1]。它主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从语用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中涉及的各种交际语境,以及文学语篇等予以研究。在文学作品中,来源于生活的作品素材在作者的文学创作中也很好的融入了预设这一特殊的语用技巧。文化预设是长期潜移默化地储存在记忆中的反映一定文化客观现实的原型。本文主要从语用预设的经济性、衔接性、戏剧性及多维性探讨预设对于帮助作品中人物巧妙交谈、理解言外之意、技巧地传递信息,帮助作者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等方面的功能。

作为一种语用现象,预设 在文学语篇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学语篇构建者在建构文学语篇时,通常都要运用预设来确立一个语篇世界,并期望读者通过预设理解语篇中的虚拟世界。预设可以使文学语篇得到合理的调节和安排,使文学语篇在语言表达上具有经济性、衔接性的文体特点,同时也能使文学语篇在突出主题方面产生戏剧性和多维性的文体效果。

一 预设 在文学语篇中的经济性

语言的经济原则(the principle of economy)又称语言的经济性。语言的经济性倾向始终贯穿于语言的各个层次和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性也因此被认为是语言普遍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和言语中呈现的简易现象,研究者们习惯称之为“经济原则”。人类语言的运用趋向于经济和省力的原则。为达到语言配置的最优化,即用最小的语言单位来表达最大的信息量。语言和言语中的经济现象具有普遍性,受时间、精力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言语交际中的经济性,缘于交际者对一系列可能话语的“选择”。就是用最少的言语输入获得最大的交际效果。“经济原则”也称为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简单地说,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Zipf在1949年出版的专著《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中,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证实了“人类行为普遍遵循省力原则”这一观点。作为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实践自然也遵循这一原则。

在文学语篇的组织过程中,作者往往是根据一定的视角来编排信息的。不管采取哪一种视角,信息的编排既要反映叙述视角,也要突出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信息。在信息的编排上,为了突出主要信息,作者一般将一些次要信息以预设的形式内嵌于语篇之中,作为对主要信息的铺垫和衬托。经济性是语篇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点在文学语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语篇中,许多信息可以通过预设的方式来表达,特别是一些常识性的信息,都可以以预设的方式内嵌于语篇之中。即使有些信息不属于读者的已知信息,作者也完全可以以预设的形式将其内嵌于语篇之中,仿佛这一信息已经是读者的已知信息。例如,“海明威小说中那个有

[收稿日期] 2009-12-09

[作者简介] 卢佳(1983-),女,湖南宁乡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限的世界可以暗含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那洗练简洁的文体可表现为一种表达暗含意义的准确皿具”^[2]。英国的小说家赫·欧·贝茨在他的《现代短篇小说》(1941年)中评价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时说“掌握暗示的艺术,用一句话说明两件或两件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完成了多一半。”

那只猫要把身子缩紧,不让滴着雨水。^[3]

海明威寥寥数语勾勒出雨中猫的状态。句子前半部分“猫把身子缩紧”预设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景:其一,猫因为害怕而把身子缩紧;其二,猫因为天气的原因而缩紧身子;其三,可能地震或者自然的原因使得猫把身子缩紧……这些预设能使读者产生很多的预设,而其中包含有天气的因素,后半部分“不让滴着雨水”缩短了读者的想象空间。海明威预设读者经历过类似的场景,通过预设做到了“把小说写得像诗那样精练”。语用预设使行文简洁。海明威是手“拿着一把斧”的作家,“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欧·贝茨,1941)。

又如:“真舒服啊。来烤火吧,女士们”^[4]。

就这短短的一句,不仅预设到厨房内有个壁炉,更进而预设到戏剧事件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寥寥数语,至少预设这样几个共知的信息:其一,天很冷;其二,房间里有个壁炉;其三,律师走到壁炉前烤火;其四,律师身后尾随了一个以上的女士。

二 预设 in 文学语篇中的衔接性

衔接是建构语篇的必然手段,它主要通过语法手段和词汇手段来实现。作为一种语用现象,语用预设对语篇的衔接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突显语篇中的重要信息,且有助于把语篇发展成为一个结构紧凑、衔接紧密、意义连贯的整体,实现语篇语言的简洁性和语言表达的经济性。文学语篇中的预设不但可以与上文构成衔接关系,而且为断言信息的引入提供一个起点,从而使语篇构成一个前后衔接的整体。如: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拓寺的钟声……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觉出一点点极细极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一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郁达夫:《故都的秋》)

在此例中,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诱发的预设就是第一段中的牵牛花是北国秋的一种点缀,把第一段描述中作者的意图不动声色的表现出来,加深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不但显示出了与第一段的紧密联系,而且突出了本段的主题,从而使段落之间相互衔接得很紧密。

又如:‘They never taught H M much,’ said M rs Morel

‘that is a fact—neither manners nor wit—and his cunning he was born with’(<Sons and Lovers> Chapter 4)

“人家没教会他多少,”莫雷尔太太说,“一点也不假——既没礼貌,又没头脑,——他那点狡猾性子还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哩。”^[4]

在劳伦斯的名著《儿子与情人》中,语用预设的使用非常之多,尤其是在人物的对白中,在上文这一例句中,neither...nor...的使用,与前文的never相呼应,表达出中文的“既没...又没……”的关联句型结构,也与前文的‘they never taught H M much’构成了语义上的衔接。

三 预设 in 文学语篇中的戏剧性

预设是发话者对交际语境中没有异议或不容置疑的信息的认同和设定,即该假定信息为交际参与者所共有并且可以为对方所理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语用预设的共知性(common ground)。说话人的语用预设得到听话对象的理解很重要,否则,就会遭致误会,或双方无法达到交际目的。在交际过程中,发话者根据自己的假设将双方所认同的信息以隐含的方式表述为预设命题,并以此作为信息传递的背景信息或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预设表达的一般是语篇世界中已经确立的事实或合乎情理的事态。但是,正是由于预设信息与语篇世界中的一般事理发生矛盾,就会产生预设冲突。在文学语篇中,就常常有巧妙运用预设冲突来产生幽默或荒诞等戏剧性效果的情节。

例如:朴(突然抬起头来):我听人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萍(惊):什一什么?

朴(低声走到萍的面前):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吗?并且对不起你的母亲吗?

萍(失措):爸爸。

朴(仁慈地,拿着萍地手):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愿意当着人谈这件事。(停,喘一口气,严厉地)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萍(更惊恐):爸,没有的事,没有,没有。

朴:一个人敢做一件事就要当一件事。

萍(失色):爸!

朴: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窝里鬼混,尤其是这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

萍:哦,(喘出一口气)您说的是……^[5]

在这个例子中,周朴园指责周萍“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预设信息是指周萍“总是在跳舞窝里鬼混,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周萍一开始不明白其父说的“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于是他主观地认为父亲是指责自己同后母繁漪的乱伦关系,因而失色,他的“做贼心虚”使他误解了其父亲的指责,作者在这里有意突出使用语用预设的主观性,转化之间,双方的语言交锋契合,高潮凸现,使得作品精彩而又引人入胜。

在文学语篇中,文化预设有时和特定社会的语言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影响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翻译,从而影响读者对于文学语篇的理解。

比如在汉语当中,人们常用“眼红”来形容“妒忌”或“嫉妒”,但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却常用“green-eyed”来形容嫉妒的心情。还有在汉语当中,“吃醋”一词(eat vinegar)也指“嫉妒”(to be jealous),但在英语中,此词暗含“脾气不好的(话语、性格)”等意。“vinegar”和“sour”在英语语言中多带有“脾气暴躁的”(ill-tempered)“易怒的”(peevish)的意思,但在汉语当中多带“妒忌”之意^[6]。中西语言间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即使是表达相同的意思,不同语言系统会使用不同的字眼,读者在理解译本语篇的同时要联想到译文原文的感情色彩,这样对于文学语篇的理解才能维持原作的精彩性和戏剧性。

四 预设 在文学语篇中的多维性

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一句话语可能有多个预设,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听话人有不同的话语理解,一个预设也可能有多重含义,这就是语用预设的多维性。在文学作品 中,有时候说话人就充分的利用这一预设特点来实现自己某种不能明说的语用意图,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也要多加参详才能明白透彻说话人的实际意图。如:

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7]

这段话的故事背景是宝玉看望宝钗时巧遇黛玉也在,宝玉想喝酒,宝钗劝他喝热酒才好,宝玉认为有理,马上又命人热酒。黛玉此时心里泛酸,又不好明言。可巧紫鹃命小丫头雪雁给她送小手炉,于是黛玉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于是黛玉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处她就借用以隐含方式体现的语用预设,将预设“你(雪雁)只依她(紫鹃)的话”改变成了“你(宝玉)只依从她(宝钗)的话”,从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嫉妒心理,也含蓄地向宝玉表达了她 的不满。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此处语用预设的变化使用,使黛玉含酸的形象跃然纸上,刻画人物性格颇为成功。

又如:“I beg your pardon,” said Alice very humbly
“You had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

“I had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

“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

ful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Oh do let me help to undo it”

(《爱丽丝仙境奇遇记》)

幽默用语是童话的一大特色,在英语中“no” (没有)和“knot” (结)是同音异义字,小说中爱丽丝把意思混淆了,这里作者运用谐音博得读者一笑。但在汉语中,译者该通过什么方法使童话故事 的读者们能很好的理解这一同音异义字的幽默之处呢,这就涉及到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如译文中:

爱丽丝很谦虚地道:“对不起,对不起,你说到了第五个弯弯了,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我没有到!”

爱丽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罢!”(爱丽丝说着四面瞧瞧,因为她总是喜欢帮人家的忙。)^[8]

这一处理,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原文想要表达的一个预设意思,也能很好的使译文读者最大程度的接近原文作者的意思,对于深刻理解原文的意思和情节的发展起到了妙不可言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唐红芳. 语用预设与苏珊·格拉斯佩尔名剧《琐事》的语篇艺术[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2): 129-133.
- [2] 罗伯特·珀·威克斯. 海明威评论中的分歧[M] / 海明威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3] 海明威.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M]. 鹿金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436-437.
- [4] 陈良廷, 刘文澜. 儿子与情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5] 曹 禺. 雷雨[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 [6] 柯 平. 文化预设与误读[M] // 文化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 [7] 曹雪芹, 高 鹗. 红楼梦[M]. 长沙: 岳麓出版社, 1987.
- [8] 赵元任.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35.

On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Functions in Literatures

LU Jia GE Ling-l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linguistic phenomenon,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can be seen in the literatures quite often.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economics, coherence, dramatics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and meanwhile gives a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s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n helping the readers understand the conversations, the common ground and the characters, the messages delivered between the readers and the tex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Key words literature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economics; coherence; dramatics; multidimensionality